

数字遗产继承的民法障碍与制度构建思路

王稼宇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0日

摘要

数字经济发展催生大量兼具财产价值与人格利益的数字资产, 数字遗产继承纠纷逐年进入司法程序。《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仅对网络虚拟财产、遗产范围作出概括规定, 缺乏分层继承、平台协助、权益平衡等可操作细则。当前数字遗产继承存在四重民法障碍: 数字遗产法律属性与可继承性认定标准模糊; 互联网平台格式条款与法定继承权形成规范冲突; 继承权、死者人格利益、第三方个人信息权益多重价值失衡; 价值评估、举证规则、遗产管理人等配套民事制度供给不足。现有研究分为属性定性、困境梳理、域外借鉴三条主线, 但普遍存在短板: 一是物权说、债权说、复合财产说各执一词, 鲜有文献在同一框架下对比三种学说适用局限; 二是多数成果纯理论推演, 缺少本土裁判案例佐证四重障碍; 三是完善对策多笼统呼吁立法, 未依托现行民法典设计分层司法解释路径。文章边际贡献为: 系统回应学界学说分歧, 全文本嵌入权威司法案例实证困境, 依托现有法律框架构建分层继承规则, 填补当前研究实证缺失、观点对话不足的漏洞。结合国内互联网法院典型案例, 以财产属性、人格属性强弱将数字遗产类型化划分, 梳理继承制度运行困境, 借鉴域外数字资产继承立法经验, 从细化分层继承解释规则、规制平台不公平格式条款、搭建多元民事权益平衡机制、完善数字遗产配套程序四个维度提出完善路径, 弥合传统继承规则与数字财产形态之间的法律漏洞, 为统一司法裁判、规范平台数字资产处置提供规范参考。

关键词

数字遗产, 网络虚拟财产, 继承规则

Civil Law Obstacles to the Inheritance of Digital Heritage and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Jiayu Wang

School of Law and Business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July 6, 2026; accepted: July 20, 2026; published: August 20, 2026

文章引用: 王稼宇. 数字遗产继承的民法障碍与制度构建思路[J]. 法学, 2026, 14(8): 114-120.
DOI: 10.12677/ojls.2026.148238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generated numerous digital assets carrying both property value and personality interests, and disputes concerning digital heritage inheritance have entered judicial procedures year after year. The *Civil Code* an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only set out general provisions on online virtual property, the scope of inheritances, and access to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deceased, without operable detailed rules covering tiered inheritance, platform cooper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At present, the inheritance of digital heritage is confronted with four civil law obstacles: ambiguous criteria for confirming the legal attributes and inheritability of digital heritage; normative conflicts between standard-form clauses formulated by internet platforms and statutory inheritance rights; imbalance among multiple interests including inheritance rights, personality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nd inadequate supporting civil systems such as asset valuation, rules of evidence and the estate administrator system. Existing studies fall into three main lines: attribute definition, dilemma sorting, and foreign experience reference, yet they generally have obvious deficiencies. First, 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the theory of creditors' rights, and the composite property theory each hold separate viewpoints, and few documents compare the applicable limitations of the three theories within a unified framework. Second, most research outcomes merely adopt theoretical deduction, lacking domestic judicial precedents to verify the four major obstacles. Third, most improvement proposals simply call for legislation in general terms, rather than designing tiere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paths based on the current *Civil Cod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lie in systematically responding to academic theoretical divergences, embedding authoritative judicial cases throughout the full text to empirically verify practical dilemmas, and constructing tiered inheritance rules under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which fills the gaps of insufficient empirical materials and inadequate academic dialogue in current research. Combined with typical cases heard by domestic internet courts, this paper categorizes digital heritage according to the intensity of its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attributes, sorts out the practical operational dilemmas of the inheritance system, and draws on foreign legislative experience of digital asset inheritance. It proposes improvement approaches from four dimensions: refining interpretive rules for tiered inheritance, regulating unfair standard-form clauses of platforms,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balancing mechanism for civi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erfecting supporting procedures for digital heritage. This paper bridges legal loopholes between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rules and the forms of digital property, and provides normative references for unifying judicial adjudication standards and standardizing platforms' disposal of digital assets.

Keywords

Digital Heritage, Online Virtual Property, Inheritance Rul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移动互联网、短视频、线上支付、网络游戏全面嵌入民众日常生活，自然人财产形态突破传统动产、不动产边界，大量存储于云端服务器的电子数据逐步形成新型数字遗产。实务中，逝者近亲属持死亡证明、亲属关系公证书向微信、抖音、网游运营商、电商平台申请调取账号资产、过户经营性自媒体、备份家庭影像资料时，普遍被平台以用户协议为由拒绝，诉至互联网法院的案件持续增多[1]。部分法院认可

游戏账号、网店、支付余额具备可继承性，亦有裁判以账号具有人身专属性驳回继承诉求，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根源在于现行民事法律体系未能适配数字遗产双重属性[2]。

现有学界研究存在明显短板：其一，属性定性争议持续，物权说无法解释账号人身依附性，债权说难以覆盖虚拟财产支配价值，复合财产说未落地分层裁判标准；其二，困境分析缺少实证支撑，极少结合生效裁判具象化四重障碍；其三，完善路径脱离现有立法框架，多主张专门立法。本文在各章节论证中持续回应三类学说分歧，全文植入权威司法案例，依托现有条文设计可落地司法解释方案，明确本文差异化学术价值。

从现行立法体系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文简称《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确立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受民法保护，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采用开放式条款扩大遗产范围，将自然人合法财产纳入继承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后文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赋予死者近亲属查阅、复制逝者个人信息的权利，为数字遗产处置搭建基础法律框架[3]。但上述条文均为原则性规范，未明确数字遗产划分标准、平台法定协助义务、人格利益与继承权冲突协调规则，缺乏统一裁判指引。各大互联网平台通过《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¹等格式条款预设“账号所有权归平台、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让继承”，直接与法定继承权产生规范冲突，成为数字遗产继承落地的核心阻碍[4]。

研究数字遗产继承的民法困境与完善路径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理论层面，拓展传统继承制度适用边界，厘清虚拟财产物权、债权二元属性争议，并针对物权说、债权说单一化缺陷作出针对性回应[2]，完善死者人格利益延伸保护理论[1]；实践层面，平衡继承人财产权益、逝者人格尊严、第三方隐私权益与平台数据管理权，为法院审理同类案件、互联网平台建立标准化数字资产处置流程提供规范依据[5]，填补数字时代财产传承的立法空白。本文立足于现行《民法典》条文与司法判例，剖析数字遗产继承的民法障碍，结合域外立法经验提出体系化完善方案。

2. 数字遗产继承

2.1. 数字遗产继承的基础民法理论界定

数字遗产并非立法明文概念，学界通说界定为：自然人死亡时遗留、存储于网络服务器或电子设备，由自然人投入时间、金钱、劳动形成，兼具经济价值或精神人格价值的全部电子数据资产[6]。依据财产属性与人格依附程度，可划分为三类，不同类型对应差异化继承边界，该分类标准已被多地互联网法院裁判采纳[7]。

针对学界分歧回应：物权说仅适用于纯财产类数字资产，无法覆盖社交账号人格利益；债权说仅能解释平台服务合同关系，不能说明数字藏品独立财产价值；本文分层模式吸收复合财产说优势，按人格依附强弱划分继承权限，弥补现有学说实操缺陷[2]。

第一，纯财产型数字遗产。人格依附性弱，核心价值为财产利益，可完整继承、分割、折价转让[8]。涵盖微信、支付宝账户余额、基金理财、可交易游戏道具、数字藏品、具备稳定营收的网店、商业自媒体账号等。此类资产由继承人全额继承，平台不得设置继承障碍。

第二，人格财产混合型数字遗产。同时承载经济价值与逝者精神人格利益，如云盘家庭影像、原创短视频作品、付费会员权益。继承人可复制、提取其中财产内容，但不得擅自公开、传播涉逝者私密人格数据，继承权限受人格权编约束[9]。

第三，纯人格型数字数据。几乎无经济价值，以私密个人信息、通讯记录为核心，如私人聊天记录、未公开日记、涉第三人隐私对话。该类数据仅允许继承人在严格限制下查阅，禁止完整复制、对外披露，

¹http://weixin.qq.com/cgi-bin/readtemplate?t=weixin_agreement&s=weixin

防止侵害死者及第三方隐私权。

2.2. 数字遗产具备可继承性的民法规范依据

其一，遗产范围的规范支撑。《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数字资产由自然人合法取得，具备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属于合法财产范畴；仅高度人身专属、不可转让的私密通讯内容可依据“性质不得继承”排除完整继承^[6]，其余数字资产均具备继承基础。多地法院已生效判决认定游戏账号使用权、网络店铺经营权属于可继承财产权益^[3]。

其二，虚拟财产保护的法律基础。《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填补虚拟财产民事保护规范空白，为数字遗产纳入继承客体提供体系依据。该条文属于引致条款，可衔接继承编、人格权编、个人信息保护法形成完整适用逻辑^[10]。

其三，个人信息权益配套支撑。《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为自身合法、正当利益，可以查阅、复制逝者相关个人信息。该条文赋予继承人调取数字数据的程序权利，解决数字遗产获取渠道缺失问题^[3]。

3. 我国数字遗产继承现存民法障碍

3.1. 立法规范模糊，缺乏可操作裁判标准

现行法律仅作出原则性规定，未形成分层、细化的实体规则，司法裁判自由裁量空间过大^[7]。第一，未明确数字遗产划分标准，未区分财产型、人格混合型、纯人格型数字数据，法官难以统一判断某类账号是否可继承。第二，缺失数字遗产继承法定流程，未规定继承人申请调取数字资产所需材料、平台审核时限、资产移交方式，实务中无统一操作规范。第三，未设定平台拒不配合的民事责任，平台拒绝提供账号数据、资产明细时，继承人缺少明确追责依据。第四，数字遗产价值评估规则空白，自媒体、游戏账号等无形资产分割、折价补偿缺乏司法评估标准，继承人分割遗产难以落地。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6)京 0107 民初 1256 号古某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²，该案中逝者母亲起诉主张继承 87 个实名认证游戏账号，运营企业依据用户协议主张账号归平台所有、人身专属不可继承。法院虽认可账号使用权可继承，但现行法律无数字遗产分层认定标准，账号内虚拟道具、游戏币无官方估值规范，仅判决账号整体使用权归继承人，无法完成遗产折价分割，直观体现立法细则、价值评估规则双重缺失的实务障碍。

3.2. 平台格式条款与法定继承权存在规范冲突

互联网平台普遍通过用户协议设置不公平格式条款，架空继承人法定继承权。其一，绝大多数社交、游戏、短视频平台统一约定账号所有权归属平台，用户仅享有有限使用权，禁止转让、继承。该类条款直接排除用户投入劳动形成的财产权益传承，违背《民法典》继承编强制性规范。其二，平台格式条款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需对免除或减轻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多数平台仅在注册页面小字标注账号继承限制，未弹窗单独提示，格式条款存在效力瑕疵。其三，司法对该类条款效力认定尺度不一。部分法院认定“禁止继承”条款完全排除法定继承权，依据第四百九十七条认定无效；亦有裁判以网络服务合同具有人身信赖性为由认可条款效力，裁判分歧持续扩大^[5]。例如微信账号及余额继承系列纠纷，继承人持亲属证明、死亡证明申请调取逝者微信余额与云相册，腾讯公司依据《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

²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6)京 0107 民初 1256 号民事判决书。

拒绝配合。同类案件裁判完全相反：杭州互联网法院(2024)浙 0192 民初 0789 号案件³认定该格式条款不合理限制法定继承权，宣告无效；多地基层法院以社交账号具备人身专属性为由认可条款效力，驳回继承人过户诉求，同案不同判根源是缺少统一司法审查规则。

3.3. 多重民事权益冲突，缺少平衡协调规则

数字遗产同时牵涉继承权、死者延伸人格利益、第三方个人信息权益、平台数据管理权四重法益，现行民法未设置利益平衡机制[10]。第一，继承权与死者人格利益冲突。社交相册、私密日记等数字内容承载逝者隐私与名誉，完全开放继承易造成死者人格尊严受损；但过度限制继承又剥夺继承人情感寄托与财产权益。第二，继承权与第三方隐私冲突。微信聊天、群组对话包含第三人私密信息，若完整移交账号，极易泄露无关用户个人信息，违反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第三，用户生前意愿与法定继承冲突。部分用户通过平台遗产联系人、电子遗嘱限定数字数据处置范围，但现行法律未明确生前数字意愿优先效力，平台可无视用户预设处置方案。司法实践缺少比例原则、最小必要原则的统一适用标准，权益冲突难以化解。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5)沪 0115 民初 4632 号 iCloud 云端数据继承纠纷案⁴，逝者家属申请完整调取云端全部聊天记录、私人照片、备忘录，平台以完整移交会泄露第三方隐私、需保护逝者私密人格利益为由抗辩。法院仅判令平台脱敏删除第三方对话内容后交付影像资料，但我国暂无统一脱敏、查阅边界规范，同类案件裁判尺度差异显著。

3.4. 配套民事程序制度缺位，继承人救济渠道不畅

传统继承程序以实物遗产为制度原型，无法适配数字遗产特殊属性，形成多重程序障碍。第一，举证责任分配失衡。账号密码、资产明细、数据存储记录全部由平台掌控，继承人难以获取数字资产存在、价值的相关证据，举证难度极大，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未对平台设置举证倒置义务。第二，遗产管理人制度适配不足。《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仅针对传统实物遗产，未规定数字遗产管理人的职责、资质、对接平台流程，缺少中立第三方协助清点、处置数字资产。第三，纠纷解决渠道单一。数字遗产纠纷只能通过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缺少平台前置调解、互联网法院快速审理、公证提前处置等多元路径，维权周期长、成本高[9]。例如广州互联网法院(2025)粤 0192 民初 2173 号经营性抖音商业自媒体账号继承纠纷案⁵，逝者生前运营账号年营收 30 余万元，继承人起诉平台要求过户账号、提供后台收益与粉丝数据，平台以数据存储于后台为由拒绝举证，继承人无独立取证渠道，案件审理周期长达 8 个月，充分暴露举证规则、配套处置程序双重缺位问题。

4. 域外数字遗产继承立法经验借鉴

4.1. 美国《统一受托人访问数字资产法》

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出台《统一受托人访问数字资产法》⁶，是全球数字遗产立法代表性规范。该法确立三项核心规则：一是区分商业数字资产与私人通信数据，网店、理财、游戏道具等商业资产允许受托人完整调取、继承；私信、私密邮件等通信内容仅可有限查阅。二是用户生前数字意愿效力最高，可通过平台预留遗产联系人、书面遗嘱限制数字资产传承范围。三是明确网络服务商法定配合义务，受托人持死亡证明、授权文书申请调取资产时，平台不得无故拒绝，拒不配合需承担赔偿责任。

³杭州互联网法院(2024)浙 0192 民初 0789 号民事判决书。

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5)沪 0115 民初 4632 号民事判决书。

⁵广州互联网法院(2025)粤 0192 民初 2173 号民事判决书。

⁶<https://www.uniformlaws.org/committees/community-home?CommunityKey=f7237fc4-74c2-4728-81c6-b39a91ecd22>

4.2. 欧盟数据保护与数字遗产规则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⁷规定，自然人死亡后近亲属可基于正当利益请求获取逝者数据，平台需对第三方隐私信息做脱敏处理后方可交付继承人。法国、西班牙配套立法细化数字遗产处置流程，建立线上数字遗嘱登记机制^[9]，允许用户提前规划社交、云端数据身后处置方案，平衡数据隐私与继承权利。

4.3. 互联网平台自律机制参考

谷歌、Meta 等海外平台设立标准化数字遗产处置工具：用户可预设遗产联系人，账号闲置一定期限后自动向联系人移交资产；用户生前可自主选择删除私密内容或留存商业资产。平台自律机制可作为立法落地前的过渡方案，为国内平台规则完善提供参考。域外立法共同逻辑为：以类型化区分数字遗产、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设定平台法定协助义务、运用比例原则平衡多重权益，该思路可适配我国《民法典》现有框架，无需大规模修法，通过司法解释即可落地。

5. 数字遗产继承民法制度构建完善路径

5.1. 出台司法解释，建立分层类型化继承规则

依托《民法典》现有条文出台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三类数字遗产差异化继承标准。第一，纯财产型数字遗产：允许完整继承、转让、折价分割，平台不得设置继承限制，继承人可申请过户账号资产。第二，人格财产混合型数字遗产：继承人仅可复制、提取具备经济价值的内容，不得传播、公开涉逝者私密人格数据，账号使用权可继承但禁止擅自对外披露私人内容。第三，纯人格型数字数据：仅允许继承人查阅，平台对第三方聊天信息脱敏处理，禁止完整复制、导出、传播。同时明确数字遗产价值评估机制，引入第三方数字资产评估机构，解决遗产分割折价难题。学界观点回应：本分层规则融合复合财产说合理内核，规避物权说、债权说单一适用缺陷，针对不同类型数字遗产分别适用财产、人格双重规则，统一裁判尺度，化解同案不同判问题^[2]。

5.2. 强化司法审查，规制平台不公平格式条款

完善格式条款司法适用规则，统一“账号禁止继承”条款效力认定标准。第一，明确平台仅以格式条款排除数字财产继承权利的，属于《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限制对方主要权利”，应当认定无效；仅针对纯私密通信内容设置继承限制，且已充分提示说明的条款，可认定有效。第二，压实平台提示说明义务，涉及账号继承、数据处置的格式条款，必须通过弹窗、单独勾选等显著方式提示，仅小字标注未单独说明的，条款不产生约束力。第三，立法设定平台法定协助义务，继承人持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书申请调取数字资产时，平台需在法定期限内配合，拒不配合造成继承人损失的，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赔偿责任^[5]。

5.3. 确立多重权益平衡机制，统一利益冲突裁判逻辑

以意思自治、比例原则、最小必要原则搭建权益协调框架。第一，坚持被继承人生前数字意愿优先，用户通过电子遗嘱、平台遗产联系人、公证书预先限定数字数据处置范围的，优先适用其生前安排^[10]，平台、法院不得违背。第二，适用比例原则划定继承边界，继承人仅能调取实现继承、情感寄托必要的数字数据，不得无限获取全部私密内容。第三，建立第三方隐私保护规则，平台移交数字遗产前，对涉无关第三人的聊天记录、照片、信息做脱敏屏蔽处理，防止泄露第三方个人信息，平衡继承权与个人信息权益。

⁷<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6R0679>

5.4. 完善配套民事程序，降低继承人维权成本

第一，调整举证责任分配，数字资产由平台实际控制，继承人已初步举证证明逝者持有相关账号的，举证责任倒置，由平台举证证明不存在对应资产或不得继承的法定理由。第二，拓展数字遗产管理人专门职责，在《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基础上，明确管理人可对接平台、清点数字资产、区分财产与人格数据、协调隐私冲突，提供中立专业处置渠道。第三，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要求各大平台设立数字遗产继承专门受理窗口，推行诉前调解；互联网法院设立数字财产纠纷快速审理通道^[8]，简化诉讼流程；公证机构增设数字遗产遗嘱公证业务，实现事前预防纠纷。

6. 结语

数字经济重塑社会财产形态，数字遗产继承成为传统民法体系必须回应的现实命题。我国《民法典》已搭建虚拟财产、遗产、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基础规范，但缺乏细化可操作规则，叠加平台规则冲突、多重权益失衡、配套程序缺失等民法障碍，导致数字财产传承难以落地。完善数字遗产继承制度无需大规模立法修订，应以司法解释为核心抓手，建立财产、人格分层类型化继承规则，强化平台格式条款司法审查，依托比例原则平衡继承权、死者人格利益、第三方隐私权益，配套完善举证、遗产管理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立法、司法、平台自律协同的数字遗产民事保护体系。通过制度细化弥合传统继承规则与数字时代财产形态的缝隙，实现数字资产传承有法可依，兼顾财产传承需求与数字人格、数据隐私保护^[7]，彰显民法典数字时代的制度温度。

参考文献

- [1] 张挺. 一身专属性理论视角下的数字遗产继承[J]. 法学, 2023(2): 120-134.
- [2] 王琦. 网络时代的数字遗产·通信秘密·人格权——以社交、通信网络账户的继承为焦点[J]. 财经法学, 2018(6): 84-101.
- [3] 丛雪莲, 邱丽培. 数字财产可继承性问题研究[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1): 77-85.
- [4] 杨勤法, 季洁. 数字遗产的法秩序反思: 以通信、社交账户的继承为视角[J]. 科技与法律, 2019(2): 74-80.
- [5] 叶益均. 论平台规则效力的司法审查框架[J]. 经贸法律评论, 2025(3): 136-158.
- [6] 瞿灵敏. 虚拟财产的概念共识与法律属性——兼论《民法总则》第 127 条的理解与适用[J]. 东方法学, 2017(6): 67-79.
- [7] 谭佐财. 数字遗产继承的理论构建与基本框架[J]. 司法文明, 2025(4): 153-167.
- [8] 向秦, 高富平. 论个人信息权益的财产属性[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2): 92-101.
- [9] 王博. 数字遗产继承规则与制度完善[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3): 407-413.
- [10] 林旭霞. 虚拟财产权性质论[J]. 中国法学, 2009(1): 88-98.